

# 试论两兄弟型故事产生、传承的动因

## ——以武义两兄弟型故事为切入点

陈华文

两兄弟型故事是我国各类民间故事型式中通过对兄弟这种特殊关系的种种纠葛的讲述而直接表达人们同情弱小者,鞭挞不合理的财产继替制度,从而突出人们的价值取向的故事型式。这一故事形式,因其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和普遍的现实生活基础而在各地、各民族中广泛流传。丁乃通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收有通常称为两兄弟型故事的 503E 狗耕田型和 503M 卖香屁型故事范例 40 多个。钟敬文先生作于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的《中国民间故事形式》其中之一式,称“狗耕田型”的即为典型的两兄弟型故事,而其“牛郎型”故事则是兼有狗耕田型和天鹅处女型的复合型故事。

两兄弟型故事的基本结构是:两兄弟分家,已成家的兄嫂分走了绝大部分家产,只给弟弟一只狗(或其它的动物)。弟弟不得已用狗耕田,居然获得了意外的财物。哥哥妒而借用狗,却毫无收获。哥哥毙其狗,弟弟却又在狗坟上长出的树或竹之类上又获得利益,哥哥效法,结果仍然一无所获。有的故事还继续讲述哥哥受到严厉的惩罚或因此丧命。故事中对比、夸张、奇异的想象都得到运用,使这一型式的故事,自始至终充满了人物命运的鲜明反差,深深地吸引听众。

我们知道,牛郎织女故事在我国流传极广,其产生的年代也很早,约在两汉时已成形,可见,两兄弟型故事的内容在很早的时代也已产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上》载有一则关于旁兄弟分家后各有奇遇的故事。不过,故事中主人公被同情和肯定的则是其兄旁,弟弟则是受谴责和惩罚的对象。因此,它也被称为“幼子继承型”故事,这类故事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傣族中就流传极广。但是,大量的故事范例,则是以长子继替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受惩罚

的往往是兄长,例如《石榴》、《狗耕田》。关于前者,论述颇丰,英国麦苟劳克在《小说的童年》中即有“季子系的童话”,所以,它应该有别于长子继替的狗耕田型故事,但它们产生的根本动因,可能是一致的。月郎在《幼子继承型故事产生及流传的社会基础》一文中即将“幼(季)子继承型或两兄弟型故事”并举,显然是恰当的,但两种故事形态基于同一生活基础,则不敢苟同。<sup>[1]</sup>

关于两兄弟型故事所反映的现实,即它赖以存在的基础,最为流行的观点是,“弟兄三人中,小弟弟往往得到好处,他们往往在异物的帮助下得到幸福的生活,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些正反映了当时由女儿或少子继承父母财产的风俗。”<sup>[2]</sup>但假如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反推那些弟弟受到惩罚的故事则将是长子继替风俗的反映,而事实上,这是不符合现实情形的。因为在那些流传弟弟受到惩罚,落得可耻下场故事的民族如彝族、哈萨克族和傣族社会上正是至今仍保存着幼子继替制习俗的民族。民俗学的研究也证明,家庭财产继替制度的发生发展从来都不是如必须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不同形态一样及具规律性。存在长子继替制的地区或民族,并非一定要经历过幼子或季子继替制。而事实上,流传狗耕田型故事的广大汉民族区域,基本上都实行长子继替制原则。上至皇位,下至宗族、家庭,都实行长房长子长孙优先制,所以,它决不可能是季子继承习俗的遗存,因此,也决不可能是对于幼子血缘更具有父系倾向的“不落夫家”习俗所造成。<sup>[3]</sup>

对此,我已充分注意到实行长子继替制度的浙江省武义县,流传着众多的两兄弟型或其变异形式的故事。早在 30 年代,由顾昌燧记录的《狗耕田》故事即发

表于《艺风》四卷1期上,后被收入高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作品选》上册。近年来,武义县对民间故事的普查,又搜集到多种此类故事,其中在《武义县民间故事卷》中即选有两则,一为胡帆记录的《石头放屎》,一为汤比南记录的《哥弟俩分家》。有趣的是,《狗耕田》中将两兄弟分家和卖香屁复合的故事,在现在记录的故事中,已成两个独立的故事,而不再并串在一起。这是故事流动的结果。对这种情形,丁乃通先生有过疑问,指出“一个中国故事能用几个AT类型,或这些类型中的某一部分组成。有时一个AT类型几乎总是跟随着另一个(如126和78类型。)在少数情况下,人们也会疑问,较复杂的中国形式是否比较古老些,而AT类型代表的可能是出现较晚而不全的变体。”<sup>[4]</sup>两兄弟故事在武义的传承分合,说明丁乃通先生的疑问是有道理的。为此,当我查阅武义集成的原始记录稿时,另外又发现了四则同类的故事也不是复合型的。其中一则为佚名搜集的《哥弟分家》,一则为何加平搜集的《兄弟俩》,另二则是分别由邵宝起和钟法品搜集的同题名为《卖香屁》的故事。其流传地包括城关、新宅乡、寺前乡、白溪乡、邵宅乡、泽村乡等,有的未标名流传地。而笔者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于武义县,曾多次听到长辈讲述这一类型的故事。由此可见,两兄弟型故事在武义流传极广,从30年代记录下来之后到90年代从未间断过。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因为,若无流传这一故事的深厚的社会基础,故事是难以广泛而又长期流传下来的。这就对原先的学术观念提出了挑战。

事实上,当我们把眼光扩大一些,落在金衢盆地时,我们仍然惊奇于这样的事实:两兄弟型故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可以说无处不在。就我手头拥有的材料看,《衢州市故事卷》收有此类故事三则<sup>[5]</sup>,金华市兰溪故事卷收有《哥弟俩种粟》、《剖金瓜》、《野人扛冬瓜》等三则,根据附记,尚有《得金盆》、《猢猻偷黄瓜》等故事,而东阳市卷和磐安县卷也收有此类故事三则。<sup>[6]</sup>这些故事在结构上大致都一样,只是在细节上各有出入,如有的内中的宝物、动物、植物各地讲述时随时有所变动,结局中受惩罚程度有轻重,其价值取向则完全是一致的。开始占有财产的大哥,最后或变得一无所有,或受到严厉处罚,以致于死于非命;而小

弟则无一例外地变得富有,过着幸福的生活。

以武义扩开来的金衢盆地中流传的大量的两兄弟型故事,使我们深切地感觉到这一地区具有根植这一故事类型的社会和生活基础。但具有基础并非一定要结出两兄弟故事的果子。在基础和果实之间还有一个中介,这就是形成两兄弟故事的真正动因。

目前,学术界对于两兄弟型故事产生的根源只开掘到长子继替制原则上,这肯定没错。但是,仅仅拘于主题思想的提炼,我以为是不够的,它只能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的不合理,却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不合理的根源。因此,我想透过固定的认知范式,即故事——主题的研究范式,而从社会生活基础所带来的危害或副作用去打开故事成因和传承的这把锁。

那么,两兄弟型故事产生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在长子继替(在另一类弟弟受到惩罚的故事中则是季子继替)制基础上的妒忌心理。

妒忌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当它作为一种动力时,则可以推动文化发展,当它作为一种邪恶的破坏力时,则阻碍人类的进步。关于妒忌的产生,心理学家有过周详的研究,认为它是人在有了比较之后形成的心理情绪。奥地利心理学家赫·舍克指出:“嫉妒是一种带有强烈社会性的行为,也就是说,这种行为必须是针对另一个人的,因此也可以得知,如果没有另一个人,嫉妒者也就永远不会成为嫉妒者。”<sup>[7]</sup>但妒忌又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嫉妒涉及到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核心问题,每当两个人能够相互进行对比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sup>[8]</sup>所以,“嫉妒是一种潜在于每一个角落的事实。”<sup>[9]</sup>关键的解释就是,“在人类身上,比起其他生物身上,容易产生嫉妒的敏感性要强烈得多。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类的幼年时代延续得比较长,这样使得在家族当中经历兄弟姐妹之间的猜忌,比其他任何一种动物经历的都要长得多。”<sup>[10]</sup>正因为这种特性,加上财产继替制度上的不平等,给兄弟之间滋生妒忌心理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心理学家在研究嫉妒形成的可能时,常常以兄弟之间的心理不平衡为事例。英国病理学家伊恩·迪斯哈特·萨蒂指出,兄弟姐妹之间的猜忌,是在个人发展过程中最早产生,而且是最强有力的猜忌。<sup>[11]</sup>英国人类学家里·富兰克林·福琼更直接了当,认为“兄

弟之间的彼此不和来源于长子继承权眼红猜忌。……由于获得遗产机会各不相同，他们彼此妒忌得相当厉害。”<sup>[12]</sup>

由以上从个体，特别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接产生妒忌心理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妒忌是心理不平衡的产物，而长子继替等财产继替制度，则给妒忌火上浇油，熊熊燃烧。但是，长子继替制是人类为适应社会生存而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规范制度，长时期内，不容变更。因此，愤愤不平实际上只能徒增烦恼。那么，如何获得心理平衡呢？有三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努力奋斗，超越妒忌对象的现有水平；二是保持现状，忍受不平等；三是千方百计制造阻力，使对手也变得和自己一样糟糕。第三种方式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如果自己已经不能成为享有特权者的话，那么至少大家当中也别想享有特权。”<sup>[13]</sup>对于这三种途径，中国式的妒忌，不会选第一种方式。第二种虽被提倡，却显不出人性特点，只有第三种，才最具有特征和人类性格的弱点。但是，直接地表达对于长子继替制的反抗或破坏，阻止他人的特权，将会遭到社会习俗、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成为因不道德而公开受评击的对象。因此，转移这种公开的对抗并将由此形成的妒忌机制转化为故事形式以发泄对长子继替制的内心不满，却是一种一举两得的心理平衡的妙方。

人类是一种想象能力丰富的动物，而民间故事表现社会生活和曲折的心理感受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封建社会中所产生的地主长工型和相关的大量机智人物故事，就是对于不平衡的社会现实，采用在故事中的胜利以满足自身心理需求，和道德理想追求的最典型的模式。两兄弟型的故事也是如此。当广大的众多的幼子们不能从社会习俗那儿获得同情并享有与长兄平等的权利时，这种与长兄能获得绝大部分祖上财产的不平等现实的对比，使广大的次子们，失去心理平衡，从而产生强烈的妒忌心理。这种妒忌心理通过故事形式表达，即为两兄弟型故事。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对长子继替制的不满和抑谕。在故事中，长兄获得的财产最后都失去，而弟弟则总是意外地得到财富和幸福，没有一个例外。现实世界在故事中被倒了个儿（季子继承型则是弟弟失去财产，兄长获得财富

和幸福）。而人们则在这种故事胜利的快感中重新找到了失去心理平衡的支点，建立起一种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两兄弟型故事是对于不平等的继替制度的批判，倒不如说是对长子或季子继替制度的无可夸何的哀叹。

财产继替制度的不平等产生了妒忌，妒忌又以口语文学形式重新找到了心理不平衡的支点则是两兄弟型的故事，这就是两兄弟型的故事产生的真正动因。全部表达长子继替的武义两兄弟型故事和金盆地的两兄弟型故事，就是在这种传承数千年的长子继替制度基础上因妒忌而形成的曲折反映社会和生活现实的故事类型。

如果说两兄弟型故事是妒忌心理的一种表达，那么，它的长期和广泛流传，则是这种心理满足过程的社会化和艺术化及审美快感的复杂表现。因为故事中越来越明显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伦常的表达，使我们对于故事所传达的多重意义有了一个表象的认识：似乎两兄弟的故事从来都是集勤劳、懒惰、诚实、虚伪、善良、邪恶、贪得无厌以及对长子权的不满等内容的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故事。其实不然，我们从牛郎型故事的前半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故事形成的早期，它们没有表现兄弟间各种性格的对比，却充满了意外获得幸福和胜利的情节。因此，那些性格的对比，很显然是在故事的不断传承中被演变吸收进去的。就象嫂子的形象在现今流传的故事中越来越重要一样。而反过来，它又促进了故事的社会性意义和时代的、民族的审美个性，从而帮助故事的流传。纵观各方面的因素，两兄弟型故事得以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广泛的流传，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长子继替制的不合理现实，赋予广大幼子们既具有接受故事的心理，又具有传播故事的心理。幼子们对于长子继替制的不满，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种习俗的受害者，因而，两兄弟型故事能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使他们的不平衡心理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具有开放的心理。同时，这种接受心理在不满和妒忌的驱使下，又使每一个幼子都是故事的自愿传播者。他们从这种故事的胜利和传播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这是两兄弟型故事得以长期流传的客观的社会习俗驱动力使然。

2. 人们普遍同情弱小者的心理。这似乎是一种通则,尤其是弱小者同时又是一种令人产生怜惜之情的善良者。弱小者之所以值得同情,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弱小,而是人们通过这种情感的输出来达到自我心理满足。两兄弟型故事中弟弟时时处于被排挤、作弄、欺侮、压迫的地位,恰好给人们倾注感情,让其获得想象中的幸福找到了藉口。事实上,中国人特多的同情弱小者的心理,正是自身苦难经历和被欺侮的写照,人们从故事中主人公的遭遇看到了自身的不幸,因而倍感亲切,倾注整个身心地去爱、去同情。这也是这类故事在传承变异中不断增加大哥与弟弟之间强弱、善恶等对比度的根本原因所在,真实情形也确实如此。目前搜集到的两兄弟型故事,往往只突出表达兄弟之间的反差度,把结果的差异对比,当作了最终目的,使故事的娱乐性大大地增加,而社会现实意义相对的减弱。这是两兄弟型故事得以长期流传的人们的情感倾向原因。

3. 故事中共同的道德标准。如对勤劳、善良、诚实的肯定,对懒惰、邪恶、虚伪、贪婪的否定,这些内容,正是两兄弟型故事用对比、夸张等手法加以渲染和表达的,这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道德准则。前者总是受到热情的颂扬和肯定,而后者则处处受到指

责和否定,因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善恶观。这种共同的标准,给故事的传承注入了兴奋剂,使故事表达的部分题旨具有普遍意义,符合全体人民的价值准则,因而故事被广泛地流传。这是道德责任感内驱力使两兄弟型故事得以长期流传的具体表现。

4. 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传奇性并非是传说的专利权,在幻想类故事中,浓郁的幻想色彩,给故事情节具有诡谲莫测的传奇效果,两兄弟型故事在这一点上极为出色。《狗耕田》中狗能耕田,鸟拉下来的是金子,料豆吃了可以卖香屁,而同时被大哥运用时,效果则恰恰相反,增添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又如《哥弟俩分家》中,弟弟种了个象水桶般大的大香瓜,因此得到了小镢和小槌镢,要啥有啥。而当哥哥也种了个大香瓜时,得到的小镢和小槌镢却使兄嫂一个成了塌鼻,一个成了长鼻梁。《石榴》中也是如此,在弟弟手中石榴可以变成漂亮的房子,可在哥哥手中却变出被他打死的小牛虻、小公鸡、小黄狗,把他吓得昏倒。这种结果相反的传奇情节,增强了故事的特殊效果和艺术魅力;加上善恶、爱憎分明,使听者兴奋有加,难以忘怀。至今两兄弟型故事仍保存这种传奇性个性,正是它得以长期流传的艺术生命力所在。

## 注:

[1][3]月朗文见《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5期

[2]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09页

[4]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第17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5]《衢州市故事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三则故事分别为《诚实才二与贪婪老大》、《善良与恶依》、《黄狗

和金丝鸟》

[6]三则故事为东阳市卷的《两兄弟》、《金盒子》和磐安县卷的《小弟和狗》

[7][8][9][10]赫·舍克《嫉妒论》,第6页、第1页、第2页、第1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

[11][12][13]转引自舍克《嫉妒论》第39页、第33页、第34页

(责任编辑 陈顺宣)